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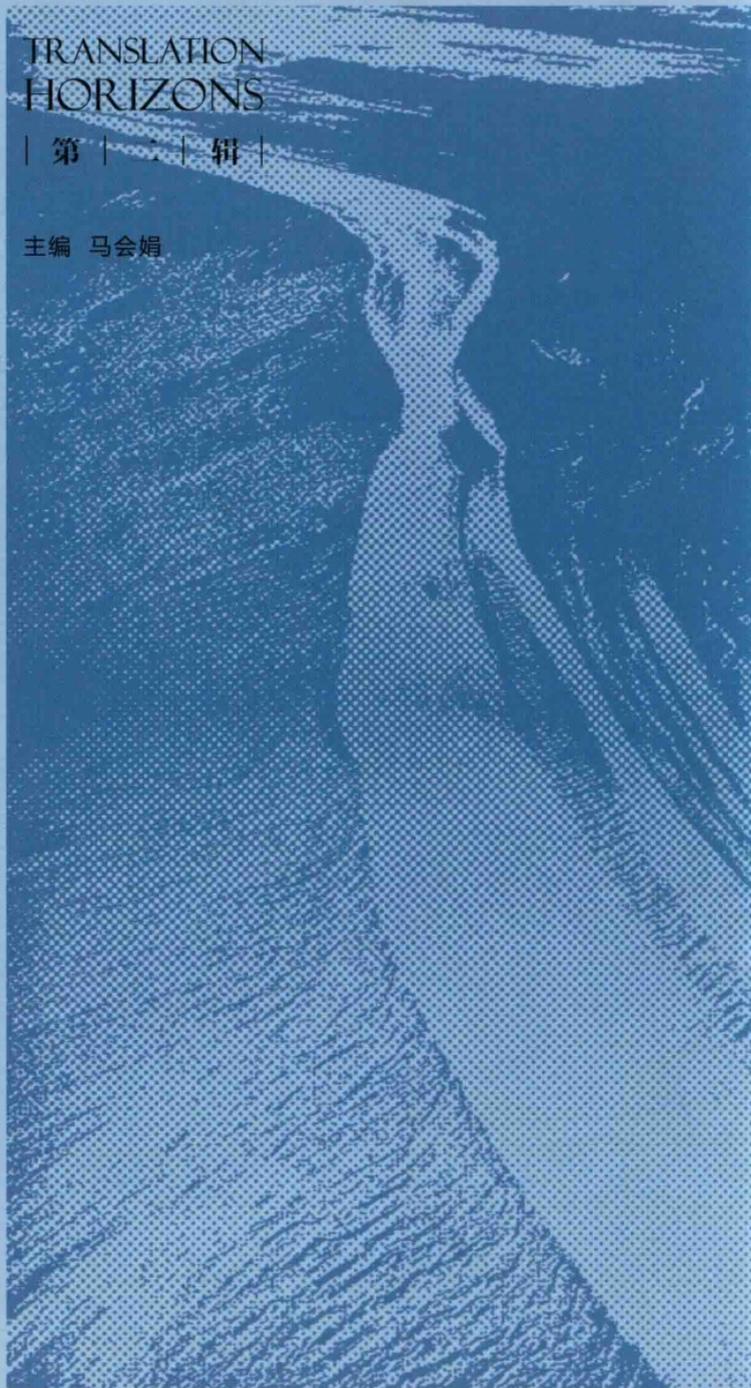
所载论文已被中国知网（CNKI）全文收录

TRANSLATION  
HORIZONS

| 第 | 二 | 辑 |

主编 马会娟

翻译研究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翻译界》(Translation Horizons)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编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翻译界》发表与翻译现象相关的原创性研究、书评与访谈等;关注口笔译教学研究,重视产、学、研三者结合,以行业现状引导翻译教学与研究,以翻译研究促进语言行业的成长。

《翻译界》主要栏目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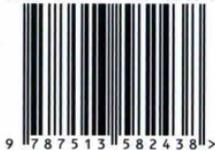
- 1) 翻译理论研究;
- 2) 翻译教学研究;
- 3) 中外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研究;
- 4) 翻译研究方法;
- 5) 语言行业与翻译技术研究;
- 6) 书评、访谈、翻译论坛;
- 7) 国外翻译研究动态;
- 8) 口译研究。



记载人类文明  
沟通世界文化  
www.fltrp.com

责任编辑:杨镇明  
执行编辑:王晶  
封面设计:李双双

ISBN 978-7-5135-8243-8



定价:19.00元

TRANSLATION  
HORIZONS

| 第 | 二 | 辑 |

主编 马会娟

翻译  
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界. 第二辑: 汉、英 / 马会娟主编. —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35-8243-8

I. ①翻… II. ①马… III. ①翻译学—汉、英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0772 号

出版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杨镇明  
执行编辑 王 晶  
封面设计 李双双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0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8243-8  
定 价 19.00 元

购书咨询: (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mailto: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 <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 (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mailto: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 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 (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 [banquan@fltrp.com](mailto: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 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 282430001

## 《翻译界》

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 英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承办

### 编审委员会

主任：孙有中 蔡剑峰

副主任：王克非 张 剑

委员：（按姓氏音序排列）

辜正坤 北京大学

胡庚申 清华大学

李德凤 澳门大学

刘和平 北京语言大学

苗 菊 南开大学

申雨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

文 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杨承淑 台湾辅仁大学

叶子南 美国蒙特雷国际研究院

张保红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张 政 北京师范大学

朱纯深 香港城市大学

Anthony Pym 欧洲翻译协会

郭尚兴 河南大学

黄友义 外文局

廖七一 四川外国语大学

罗选民 清华大学

申 丹 北京大学

王东风 中山大学

武光军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姚 斌 北京外国语大学

郁仲莉 宁波诺丁汉大学

张 威 北京外国语大学

章思英 北京外国语大学

朱志瑜 香港理工大学

Sue Ellen Wright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

主 编：马会娟

副 主 编：孙三军

封面题字：辜正坤

编 辑：杨镇明 王 晶

## 版权声明

对于所收录文章，作者按《著作权法》享有该文章著作权。编辑部依据《著作权法》可对来稿文字进行适当修改和删节。所收录文章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以其他方式出版。

## 专家寄语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

今天，随着《翻译界》的隆重诞生，翻译大家族又多了一个新成员。这是翻译领域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

无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创办的《中国翻译》、《上海翻译》、《科技翻译》，还是本世纪新出现的《东方翻译》，都是翻译学术和实践领域的重要阵地和平台，都得到了—批作者的厚爱，都聚集了—批忠实的读者。当前，翻译事业日新月异，翻译教育发展迅速，可以说《翻译界》的出现恰逢其时。我们相信，随着《翻译界》的诞生，翻译研究界将更加活跃，衷心期待《翻译界》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特色和领域。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翻译大发展、大有作为、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时代。回顾历史，翻译以文学见长，以将外文翻译成中文为主。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走出去，特别是中国提出“—带—路”构想之后，中国翻译界出现了—个里程碑式的变化，即翻译市场上中译外的工作量超过了外译中。根据经贸大学不久前公布的一项调研，大多数受调查的企业都预测在今后几年中译外的服务需求将继续增长。

另—方面，新技术给翻译业态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大数据技术更使人工智能进一步成为翻译发展的支撑。

翻译市场的变化推动了翻译教育的变革，如今高校中已有196所开设了翻译本科专业，206所开设了翻译专业硕士教育。全国翻译资格考试的参加者从—年数千人增加到去年的9万多人。

翻译业态的变化，翻译市场的转变，翻译技术的创新，对翻译实践者、教育者和研究者意味着什么？专业翻译队伍如何培养？学校如何提高自身人才培养成效？翻译实践者、教育者和研究者如何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创新？翻译教育如何更加适应翻译市场的需求？翻译研究如何能为解决翻译实践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提升理论支撑？特别是高校的翻译教育和翻译研究如何能让自己引领翻译事业的发展？在新的背景下诞生的《翻译界》如

何准确反映现实、促进翻译业的发展？整个翻译界如何为国家大局服务？

面对这一系列的如何，总体而言，翻译杂志需要既关注学术问题，也要重视实践问题；既关心学校教育殿堂内的话题，也要反映翻译市场的变化；既要致力于学术理论创新，也要接上翻译行业的地气。比如，关于MTI教育，一方面方兴未艾，一方面问题很多，翻译杂志就要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自己的观点，发表有见地的文章。最近，我拜读了《上海翻译》2016年第2期何刚强的文章和《东方翻译》2016年第2期仲伟合和姚恺璇的文章，就立即产生共鸣。他们文章的特点是没有空谈，而是面对现实，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建议，给人启迪。

《翻译界》编辑队伍要有大格局，才能办出具有时代特点、受众喜闻乐见的读物。北外有一支具有深厚学术造诣、丰富教学研究和实践的队伍，在社会上又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完全具备办好《翻译界》的条件。预祝《翻译界》办出自己的特色，推动翻译事业的发展！

黄友义

2016年10月

**专家简介：**黄友义，中国译协常务副会长、中国翻译研究院副院长、全国翻译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主任、全国翻译研究生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翻译》杂志主编。曾任国际翻译家联盟副主席、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副局长兼总编辑、中国翻译协会秘书长。长期参加党政文件和领导人讲话的翻译和译文审订工作，包括《论“三个代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



# 目 录

## 理论探讨

---

- 从本土古典到域外经典——英译中国诗歌融入英语（世界）文学之历程  
王建开 1
- 文学翻译中绘画形式语言的运用——以雷克思罗斯汉诗英译为例  
张保红 20
- 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和传播 马会娟 厉平 40
- 圣经汉译与“信达雅”——吕振中圣经翻译思想探究 任东升 井琮洁 55
- 清末民初西学术语译名的翻译暴力探析 张景华 69
-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诗歌创作、翻译一元论及其启示 李腾龙 81
- 关于加拿大翻译教育发展若干特征的思考 栾海燕 苗菊 92
- 论翻译学的技术转向 张成智 王华树 104

## 访谈

---

- 翻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安妮·布里塞特教授访谈 张翠玲 119

## 书评

---

- 评口译研究最新进展的“大全之作”——《劳特里奇口译研究百科全书》  
姚斌 邓小玲 128

- 英文摘要 ( Selected Abstracts ) 136
- 

- 学界动态 141
- 

- 《翻译界》稿件格式规范 147
- 

- 《翻译界》征稿启事 151
-

# 从本土古典到域外经典

——英译中国诗歌融入英语（世界）文学之历程<sup>①</sup>

王建开  
复旦大学

**摘要：**要讨论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必然涉及汉学家所作的努力。这是一个主动的、自觉的接受过程，没有外力的影响。中国诗歌的英译即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汉学家出于对中国文学的偏爱，择取其中的精华——诗歌——进行研究和翻译，且持续不断，最终使得中国诗歌成为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经典，并赢得了大量普通读者。本文以 20 世纪成绩卓著的三位英美汉学家韦利、庞德、华兹生为例，考察他们英译汉诗的传播历程，并通过分析其译文特点，尝试解释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具体做法是勾勒他们的译文融入各类英美文学选集和《诺顿世界文学选集》的轨迹，以此观察汉诗英译产生影响的路径：通过期刊转载，进入各类只收英美文学精品的选集，入选读者众多、作为大学教材的《诺顿世界文学选集》，被本土诗人模仿以及获奖等。如此，借助汉学家优秀英译的持续发展，中国诗歌一步步走向西方的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最终沉积为经典。

**关键词：**中国诗歌英译；中国诗歌与英美文学

## 1. 引言

最先被介绍到英美的中国文学类型是（因年代出现最早也必然是）古典诗歌，汉学家选取其中的精华译为英语，并持续不断，直至 21 世纪。正是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中国诗歌成为西方普遍知晓的中国文学门类。

说到中国诗歌影响的产生，除了汉学家的英译，还要涉及影响产生的轨迹。首先要勾勒一个框架，以显示影响产生线条，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sup>①</sup> 本文基于在上海市比较文学研究会第十一届学术年会暨学术研讨会（2014 年 7 月 5 日）上的发言稿写成，是 2013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英译的出版与传播”（项目批准号：13YJA740055）阶段性成果。

期刊转载、入选各类英美文学选集、专业评论、对本土诗人的影响；然后再分析原因。以下的讨论将以 20 世纪英美汉学家的代表人物韦利（Arthur Waley）、庞德（Ezra Pound）、华兹生（Burton Watson）为例，观察他们的英译汉诗如何逐渐融入到英美的文学语境当中，以具体译文展示及解释产生影响的原因。这或许对今天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所借鉴。

## 2. 中国诗歌渗入英美文学体系简述

### 2.1 韦利译诗的持久影响

韦利堪称中国诗歌英译的成大器者，他虽从未到过中国，却翻译了大量中国作品。韦利起初在不列颠博物馆工作，后来自己写诗也译诗，尤以中国古典诗歌英译最有影响，且一直受人追捧。韦利在世时即受同辈人赞许，其作品频频为中外后学及汉学家引用和研究，在海外享有很高的声誉。

1916 年，韦利出于兴趣翻译了《中国诗歌》并自费在伦敦刊印（Waley, 1916），受到圈内人士的好评（陈惠，2011: 153）。1917 年，在此基础上，韦利正式出版了《汉诗选译 170 首》（Waley, 1917，内有“翻译方法”一文），原诗多半选自《昭明文选》（一些原作者不明或有争议），其中包含个别散文（宋玉《风赋》[“The Man Wind and the Woman Wind”]、《登徒子好色赋》[“Master Teng-t'u”]的前半部）。这本英译诗集后于 1918 年分别在伦敦和纽约再次出版，1919 年在美国再版（见参考文献中 Waley 项），至 1946 年已 12 次重印。该诗集出版后立即产生了影响，《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学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1917 年创刊号（第 33-78 页）刊载韦利译诗《初唐前诗歌选译》（*Pre-T'ang Poetry*）37 首和《白居易诗 38 首》（*Thirty-eight Poems by Po Chü-I*），蔚为大观（程章灿，2007: 32-33）。评论界也给予了关注，远在美国的庞德在其主编的《小评论》（*Little Review*）第 4 卷第 6 期（1917 年 10 月第 3-7 页）选载了韦利已发表的《白居易诗 38 首》译诗中的 8 首，但该期杂志因故被纽约邮局查没，该刊又于第 4 卷第 8 期（1917 年 12 月）重新刊登。后来，美国著名杂志《诗刊》1920 年 3 月号发表该刊创始人门罗的文章加以评述（Monroe, 1920: 337-342）。

韦利的译诗不仅被英美期刊转载，其单行本也一版再版，更被选入各种英美文学丛书、选集，以下是一部分（1-7引自程章灿，2007: 39-40，其余是笔者补充；已核实，个别除外。为节省篇幅，仅列收录的页码，具体篇目略）：

- (1) 《来自中国的诗》作为《盛世英语诗歌丛书》第二辑第七本出版 (Waley, 1927, *The Augustan Books of English Poetry*, Second Series Number Seven) ；
- (2) 《现代英国诗选评》 (Untermeyer, 1930: 630-632) ；
- (3) 《牛津现代诗选 1892-1935》 (Yeats, 1936: 247-256) ；
- (4) 《1938 年度诗选》 (Roberts, D. K. et al, 1938: 22-24) ；
- (5) 《大西洋英美诗选》 (Sitwell, 1958: 1027-1031) ；
- (6) 《企鹅当代诗集 1918-1960》 (Allott, 1962: 111-112) ；
- (7) 《牛津战争诗选》 (Stallworthy, 1984: 10) (收入韦利英译屈原《九歌·国殇》，切合该书主题) ；
- (8) 韦利译诗《中国诗歌 170 首》列入《现代诗章：英、法、美百部诗集，1880-1950》 (Connolly, 1965)。该书列举了英、法、美三个国家的一百部重要诗歌集，而韦利的英译并非创作却也被纳入其中。有评论认为，编者 Connolly 此举的一个目的，是要将中国文明引入英国诗歌 (Johns, 1983: 171) <sup>1</sup>；
- (9) 韦利的一首诗“Censorship: A Poem in the Chinese Style / To Hsiao Ch'ien”入选《袖珍本现代诗选》 (Williams, 1954: 325)，此书收录过去一百年间从惠特曼到迪伦·托马斯这样的名家的作品 (书名下方附有文字“English and American Poetry of the Last Hundred Years From Walt Whitman to Dylan Thomas”)。韦利这首诗是仿中国诗体而作，仍被等同于英语诗而录入，类似上述例 (8) 所为。

以上所列均为英美文学作品集，有严格的选择要求，若达不到水准即使本国作家也难以入选，但韦利的译诗竟然被收入，可以说是因为译作充分展现了原作所具有的文学性和艺术性。韦利的译诗从 1916 年起便被收

入各类英美文集，而且持续半个多世纪，由此融入了西方文学体系并积淀为西方经典。

## 2.2 庞德阐释性译诗在接受

庞德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新诗运动的主要人物。当时，一些诗人、学者（庞德、桑德堡、斯奈德、洛威尔等）都尝试阅读、翻译、改写中国诗歌并运用其中的意象和结构来写诗，中国诗歌由此在美国兴盛。美国杂志《诗刊》1913-1922年间刊载各国诗歌的翻译、创作和评论，对中国诗歌的关注明显增长（赵毅衡，1985：55-57）。

在美国新诗运动的诗人群体中，庞德颇为特殊。他不懂中文，对中国诗歌的了解来自美国东方学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未完成的论文“中国书面汉字”（“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及相关笔记（Sisson, 1981: 107），后来庞德将此文编辑并于1918年发表，并以此作为理解和英译中国诗的基础（Lawn, 1991: 412-413）<sup>2</sup>。尽管如此，他的译诗却最有影响力（堪称美国版林纾）。

庞德的译诗中，以李白的《长干行》（“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1915）最为突出，该诗被收入以下英美文学选集，影响至今：

- （1）叶芝编选的《牛津现代诗选》（Yeats, 1936, 参见吴伏生，2012: 321），主要收录英国和爱尔兰诗人的作品（丁尼生未入选），兼收少量印度（泰戈尔）和美国诗作，至1941年4次再版。其中没有收录庞德的诗作，却收录了他译的《长干行》，来自他的《华夏集》（*The Cathay*，又译《神州集》）。主编叶芝在长篇序言里评价了庞德，后者曾是他的秘书（Loeffelholz, 2007: 1477）<sup>3</sup>。
- （2）《英语诗歌评论：1900-1950》（Sisson, 1981: 117）。
- （3）《文学：150篇小说、诗歌、戏剧名作》（Lawn, 1991: 412-413），该书编者声称“本书刻意收集经典作品，反映和确认英语国家文学史和文学传统的财富……更进一步的目的是展示英语国家文学声音的真实多样性。例如，给予女性和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以足够的表达”（Lawn, 1991: iii-iv）<sup>4</sup>。

须指出, 庞德英译《长干行》与庞德名诗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一同入选此书 (Lawn, 1991: 412-413), 而一位诗人的创作与英译同时进入英美文学诗集, 确属罕见, 可见译诗与原创诗歌的相同价值得到认可。入选该书的全是英美文学大师 (弥尔顿、布莱克、莎士比亚、D. H. 劳伦斯、乔伊斯、奥康纳、惠特曼、狄金森、霍桑), 同时凡符合编者经典标准的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也有收入, 如索福克利斯、易卜生、契诃夫等公认的世界文豪。

- (4) 《袖珍本现代诗选》收入庞德的 7 首诗作及译诗《长干行》(Williams, 1954: 305-316), 依次为 “A Fact”、“Ancient Music”、“Canto 1”、“Sestina: Altaforte”、“The River-Merchant’s Wife: A Letter”、“The Seafarer: From the Anglo-Saxon”、“Ballad of the Goodly Fere” 和 “Canto XLV”。这本诗选共收录 126 位英美诗人的诗作, 均为 20 世纪 50 年代公认的 20 世纪重要英美诗人的作品, 足见这首庞德译诗已被作为英文的创作作品对待 (钟玲, 2010: 54)。
- (5) 《长干行》译诗入选《诺顿美国文学选集》(参见张保红, 2012: 77-81), 与庞德诗作 9 首 (包括《诗章》3 首) 一同现身于 1979 年首次出版的该选集 Volume D (1914-1945), 编者解释 Rihaku 是李白的日语译名 (Loeffelholz, 2007: 1482)。庞德译诗与诗作入选同一部文学选集, 这与《文学: 150 篇小说、诗歌、戏剧名作》的情况一样。

### 2.3 华兹生英译中国诗入选文学教材

华兹生 (曾受教于华裔学者王际真) 英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数量众多, 堪称美国汉学家的多产者。他向英语读者推介中国诗歌、历史和哲学作品, 这方面的贡献之大或许无人能及 (Balcom, 2005: 7)<sup>5</sup>。他仅熟悉中国古代文学 (在海外学成中文, 不谙现代汉语), 英译作品仅限于古诗和典籍 (Balcom, 2005: 11)。华兹生在长期的翻译过程中逐步成熟, 其译文也得到认可, 被收入文学选集, 主要见于以下两种:

- (1) 英译寒山诗9首入选《诺顿世界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以下简称《诺顿》)(Lawall et al, 2002: 1376-1379), 包括“登陡寒山道”(“I climb the road to Cold Mountain”)等<sup>6</sup>;
- (2) 英译作品入选《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Davis et al, 2003), 该选集汇集了西方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一流作品, 编者通过阐释作品的文学、历史和文化背景, 帮助学习者探索世界各国的文学精品。

《诺顿》和《贝德福德世界文学选集》这两部选集具有较高的学术性、权威性和经典性, 主要用作大学教材尤其是欧美大学的课堂, 曾多次再版<sup>7</sup>。《诺顿》2002年推出第2版, 并专门配备两册教学参考书(Berggren, 2002)。入选此选集的作品兼顾专业读者和普通读者, 读者多、影响广, 这种方式是作品经典化的一个重要途径。

华兹生的英译是为大学生学习之用。在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译《论语》中, 他说该译本最直接的目的是供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学生作公选课教材之用, 希望这些学生在首次接触《论语》时就有印象, 知道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以及其中重要的思想是什么(Watson, 2009: 167-168)。

为此目的, 他的译文特别用心, 既要顾及原文, 又要注意译入语读者的语言期待。所幸这两点他都做到了。荷兰著名汉学家伊维德(Wilt L. Idema)说:“与韦利相比, 我更喜欢华兹生的译诗, 因为它更贴近于原诗。”(Idema, 1985: 296)美国汉学家傅汉思(Hans Hermannt Frankel)认为,“在当今健在的人中, 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像华兹生那样用优雅的英文为读者翻译这么多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作品。从这位孜孜不倦的翻译家笔下译出的每一本新书, 都让人如此欣慰。”(Frankel, 1986: 288)

华兹生的译诗不仅顺应了普通阅读的需求, 也得到了更高层次的认可, 荣获了多个重要奖项, 包括1965年美国古根海姆研究奖(Guggenheim Fellowship)、1981年和1995年两次获得笔会美国中心(PEN American Center)“笔会翻译奖”(PEN Translation Prize)、2005年美国艺术与文学研究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文学奖”和

2015年笔会美国中心“拉夫·曼海姆翻译终身成就奖”(The PEN/Ralph Manheim Medal for Translation)。这些奖项,都是对他优秀译文的褒奖。

华兹生的译诗还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作品丛书”(UN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 1948-2005)。该丛书共收录中国代表作品28部(Chinese Series, 1958-1969),其中有7部为华兹生所译(裘克安,1991: 53-55),包括1970年出版的《寒山诗百首》(Watson, 1970),可见其权威地位。

### 3. 译文得体: 中国诗英译融入英美文学体系的主因

英译中国诗歌之所以能够进入英美文学选集,得益于译文的得体,这是首要因素(诗歌包含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具有魅力是另一个原因)。在翻译中国诗歌的过程中,汉学家首先考虑的是译文语言并下足功夫对之加以锤炼,力图基于个人理解反映出原文的形式和内涵,在这一点上无一例外。以下将以上述三位汉学家为例,分析其译文特点,并解释其影响因素。

#### 3.1 韦利: 发挥母语者译笔流畅的优势

虽然偶有误译,如将“阿舒已二八”(陶渊明《责子》)译作“A-shu is eighteen”(林以亮,1984: 212)、将“赤脚大仙”(《西游记》)译为“红脚大仙”(张隆溪,2014: 16),但瑕不掩瑜,韦利的英译总体译笔流畅,可读性强,受到普通读者的认可,销量持续不减即是明证。《汉诗选译170首》的重印导言说该书“出版四十年以来,销售一直很平稳,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该书受到了那些通常不看诗的人的喜欢”(陈惠,2011: 153)。他的手法之一是不刻意用韵(庞德译《长干行》也是不用韵),《译中国诗》(*Poems from the Chinese*)的前言对此有特意声明,因为读者关心的是诗歌的内容,如果用韵,难免因声害意(Waley, 1941: i)<sup>8</sup>。白居易《观刈麦》(“Watching the Reapers”)<sup>9</sup>的译文即是一例: Tillers of the soil have few idle months; /In the fifth month their toil is double-fold. /A south-wind visits the fields at night; /Suddenly the hill is covered with yellow corn. /Wives and daughters shoulder baskets of rice; /Youths and boys carry the flasks of wine. / Following after they bring a wage of meat / To the strong reapers toiling on the

south hill, /Whose feet are burned by the hot earth they tread, /Whose backs are scorched by flames of the shining sky. /Tired they toil, caring nothing for the heat, /Grudging the shortness of the long summer day. (Lawall & Mack, 2002: 1394) 此译文在结构、语序和用词上做到了与原文对应,译笔流畅且不损害原诗的结构,既体现了原文的文风,又揭示了内涵(收割的辛劳和农家的艰辛),形式和内容得以同时兼顾。若是用韵,恐怕难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韦利凭借其英语母语者的有利条件,将自己的英语造诣注入译文,地道的译文可与英美诗歌精品比肩,因而深得英美文学界的好评。《汉诗选译 170 首》出版不久,英国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于 1917 年 10 月 13 日(第 37-38 页)、11 月 23 日(第 185-186 页)转载其中白居易诗 17 首,编辑认为这些译诗艺术优美,可以将其作为英语诗歌来欣赏(程章灿, 2007: 34)。这部译诗集后来甚至成为德国作家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翻译的底本,他直接把韦利英译白居易等人的 7 首中国诗转译为德语,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杂志《发言》(*Das Wort*) 1938 年 8 月号上(程章灿, 2007: 37-38)。韦利译诗集《来自中国的诗》(*Poems from the Chinese*, 1927)作为《盛世英语诗歌丛书》第二辑第七本出版。《丛书》编者的“前言”说,“韦利不仅是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而几乎是把一部杰作译为另一部杰作,由此产生了一部鲜活的诗集,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原汁原味地再造了中国诗人的作品……我们应该把这些译诗当作一位 20 世纪英国人的作品加以评价。”(Wolfe, 1927: iii)<sup>10</sup> 上文提到《现代诗章: 英、法、美百部诗集, 1880-1950》,其编者认为韦利英译的中国诗歌毫无疑问能够被视作对英语诗歌的独特贡献,因而将其收入欧美重要文学作品书目,尽管他声明这本集子不收译文,唯独韦利例外(Connolly, 1965: 7)<sup>11</sup>。英国诗人沃尔夫为韦利的英译《中国诗歌集》作序,直陈在英国能够胜任英汉诗歌比较者寥寥无几,因此在面对韦利的译诗时应将其“视出自一个 20 世纪英国人的创作,并基于此来评判”(Wolfe, 1927: iii)<sup>12</sup>。

韦利逝世之际,英国汉学家霍克斯发表评论,直言韦利英译的《西游记》(*Monkey*)和《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都有可能在英国文学中保留永久的一席,可与伯纳斯、德莱顿等人的翻译作品占据的地位相媲美”(Hawkes, 1966: 146)<sup>13</sup>。